

送张伟走时,我没有哭。只是远远地看着他静静地躺在瞻仰遗容的棺木里,早已瘦得没有了初识他的模样。他的周围站着他的亲人们,一个个掩面痛哭着。我没有走近,我一直想把刚遇见他时,他那阳光般灿烂的笑容铭记在心里,成为这一世的永恒。

「一」

认识张伟,是一种必然。

从小就不愿意读书的我,勉强读完了高中。母亲是一哭、二闹、三上吊,所有的办法都用了。甚至有一次,父亲动用了他的皮腰带,。我的皮肤比较细嫩,结果是半个月不能坐下听课,只能躺在床上。母亲心疼的坐在我旁边流着眼泪。

“二丫,你不读书,将来能干啥呢?剩下的都是吃苦受累的活儿了。”

“老妈,车到山前必有路啊!愁啥。”我嘴里啃着国光苹果,没心没肺地笑着。

其实,我不是个笨孩子,母亲知道。我只是不喜欢那么死板地读书,也不愿意看老师那张苦大仇深的脸。父亲每天出车辛苦,母亲摆个小地摊,卖一些杂七杂八的水暖配件,他们忙得也顾不上我。姐姐乖巧懂事,一直寄居在外婆家里。外婆虽然没有文化,但是却一步不离地跟着姐姐,每天都看着姐姐做作业,常常去学校找老师问她的学习情况,这使没有在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成了父母的骄傲。

我喜欢开车。当我第一次和父亲说的时候,父亲哈哈大笑起来,因为他们车队还没有一个女司机。八十年代,司机算是技术工种,而且工资待遇也好,每天父亲下班都是昂首挺胸走进大院,手里拎的是我们姐俩爱吃的小零食。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公主,一直骄傲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高中毕业,不用读书了,让我的心彻底得到了释放。我每天陪着父亲出车,在拥挤的公交车上一呆就是一天。我坐在父亲的身边,看着他熟练地挂挡,打着方向盘,操纵着大客车在马路上奔驰,我的心里真的是羡慕不已。“爸,找个时间教我开车吧,我是真的喜欢。”父亲总是在听到我说的这句话时,嘴角只是往上翘着,却从不回答我。

那一段时间,我白天基本上和父亲在车上,晚上回家捧着父亲那本汽车维修的书看,而且是很用心地看。

“我看,她喜欢,就让她去你单位试试,你们单位不是在招售票员吗?”母亲心软,每次都会开始反对,最后妥协。

“我是觉得那工作不适合女孩子,车上都是一些会吵架的老娘们,我这趟车,奔走在两个火车站中间,陌生人多,外地人多,扛大包的也多,事多。”父亲叹着气,背着手,在狭窄的客厅里来回踱着步。

最后,我还是如愿以偿地去汽车公司上班了,那一年的夏天,我刚满二十岁。

上班的第一天,上完了公司组织的上岗培训课,我跑到停车的大院里,那里停着刚购买的,准备上路的大客车,一排排的,整整齐齐,车漆都刷成了统一的黄色。我是从第一台车开始用手轻轻地摸着它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外衣,一直到最后一台。哇,足足二十台,这要



别搞错! 他不太容易接受你这样搞暧昧

开到街上多神气。

“喂,你有病吧。这大热天儿,在这跟车并排站着。”一个穿着工作服的人从一台大客车底下钻出来,满脸是黑色的条条,头发上也是一层尘土。

“你才有病,我看看汽车,我喜欢,怎么了?”我的语气也很差,狠狠地给他一顿“白眼”。

“一个小丫头看什么车啊,当好你的售票员吧。”

“谁说女孩不能开车的,我就要学,已经报名了。”我声音不大,但是很稚气。

“哈哈,我等着,等着和你并驾齐驱。”他拍打着手里漆黑的线手套,转身走开了。

我一个在太阳下面发着呆,攥紧拳,对自己说着:你一定行!

第二天,上车实习,我胸前挂上了售票员的小卡,斜挂着黑色的专用小包,手里拿着售票板,上面是两沓小车票,面值是2角、5角的,一沓红色,一沓绿色。带我的大姐叫高艳,听说是标兵呢!一大早,父亲就嘱咐了N遍,让我好好跟着高姐学习。

“高姐,我们发几点的,困死我了。”耳边传来了一个慵懒的男音。

“张伟啊,昨天又晚睡了吧,年轻真好,有精力。马上走了,我们头班车。”

“大姐,你能不能跟领导说一下,怎么总是排我们头班车,这一大早,天刚亮就干活,我这心情不爽啊!”我抬头看过去,他梳着短发,眼睛不大,却很很有神。薄嘴唇,瘦高的个子,这一笑,很有阳光的味道。我又赶紧低下了头,脸微微泛着热气。

“张伟,你赶紧去签到,我们走了。对了,忘了给你介绍,她是乔师傅的二女儿,乔雅,今天上车实习。”高姐拽着我的手,跟他介绍着我。

“呵呵,昨天见过了。你好,未来的女司机。”他跟我打了个招呼,转身向调度室走去。

原来他就是昨天那个怪胎,他叫张伟,我记住了。我不由得“哼”了一声。

「二」

短短的半个月见习期,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当售票员的不易,尤其我们这个线路,连接着两个火车站,车上是南来北往的旅客,说话也是

南腔北调的都有。

八十年代,除了自行车就是大公交,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。每天车上都是人满为患,快当中转站要查票,你使出浑身解数,穿过拥挤的人群,去看他们手上的小票据。每天说的最多的话就是:“大家谦让一下,往里挪挪,往里走走,都能下去的。”

我正式上岗的第一天,回家喝了足足两大瓷杯子的水,还是觉得嗓子在冒火,也开始有了一点点的痛。

“二丫,你能行不?”母亲递给我毛巾,让我擦汗,关心地说道。

“妈,张队长说了,我要是当上优秀售票员就送我去学开车。”

“傻孩子,那是男人干的活儿,你怎么总惦记啊!你平平安安的,妈才高兴。”

“妈,11路车队就有一个女司机,我在站前广场上看到了,真神气。”

母亲笑笑,摇着头,去厨房帮我拿来了凉好的酸梅汤。

我喜欢开车,更喜欢琢磨车上的零件。有时候,我自己也觉得外表沉静的我真的有点儿奇怪。一看语文书,我就发呆,不论现代还是古典我都不喜欢,可是对父亲的那本《汽车维修和养护》,我是百看不厌。我也经常付诸于行动,下班时经常留在大院里,看老师傅修车,帮他们递着检修的工具。

又是一个大晴天,火辣辣的太阳,晒得人都不想出门。这一天是我独立工作的第一天,和我一车组的是陈师傅,他三十几岁的年纪,老实寡言。我想这一定是父亲从中协调了,他想我好好工作,跟陈师傅一样变得稳重成熟。自从我正式上岗,每天生活在单调枯燥的生活里,如果不是怀揣着当司机的梦想,我想我应该坚持不下来的。而且,从那天开始,我和张伟没有了交集,也一直没有正式见面,好好地说上几句话。偶尔在大院里遇见,也只是轻轻地地点一下头,匆匆而过,只记得他的笑仍旧很阳光,依旧有阳光的暖。

因为心底的信念,我的坚持得到了领导的认可,做为车队最小的售票员,在那一年的年终表彰大会上,单位给了我一个特殊的贡献奖以资鼓励,我也终于如愿以偿,被车队送驾校学习,即将成为一名真

正的女司机了。

「三」

再见张伟,我已经是一名女司机了。

父亲在我上班的第二年的秋天,晕倒在调度室内,送去医院虽然很及时,人活过来了,因为脑出血的后遗症,左侧的肢体动作障碍了,他不得不退休,离开了他的一直坚守的岗位。那一天,我看到拄着拐杖的父亲,在母亲的搀扶下,黯然离去。

那一年,我却成了车组唯一的,最年轻的女司机。第一天上岗,我早早地来到了公司大院,拎着水桶,拿着拖布,把我的大客车里里外外清扫了一遍。多少年我都把那辆车的车牌号码437当作我的幸运数字,以至于我第一次为自己买车时,找人办理了一个437的号牌,只不过在它的前面加上了两个英文字母而已。

张伟是第一个来恭喜我的人,这让我很意外,想想我们虽在一个车队上班,一年的时间也就碰到了几次,是用手指头数得过来的次数。

“厉害的乔雅,要不要我陪你一天。第一天上道,你可别紧张。”他的笑依旧有阳光的味道。

“你有时间吗?下午还是你的班吧,太累了。”我心里很想有人帮我一下,让我放松一下一直忐忑不安的心情,可嘴上还在犹豫。

“没事,你哥我身体棒,我陪你几天吧。”

有了张伟的陪伴和指导,我进步很快,一个月后我可以自由地操纵着大客车,也能在预定的时间里跑进终点站了。手,也不再紧紧地握着方向盘,紧张地浸满了汗,回到家肩膀酸痛得抬不起来。

单位开工资,是大家最高兴的事,我更是满心欢喜。当售票员时每个月36.5元,当了司机,每个月可以拿到42元,还差4元就相当于中专毕业生了,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

从劳资科出来,正好遇到了张伟。

“张伟,我请你吃饭吧,感谢你这一个月对我的帮助。”我兴奋的脸上阵阵的燥热。

“好,那就明天吧。”他微笑着看着我。

我们第一次坐在一起,饭菜很

简单,只是去公司附近的天津包子铺,张伟说他爱爱包子。我们要了两个炆拌菜,我现在还记得总共花了2块8毛钱,最后还是张伟抢着付了钱。那一天我才知道,他是张队长的儿子,母亲是国营大企业的会计,怪不得觉得他总是无忧无虑的,因为他是独子,有一个姐姐,比他妈妈还疼他。

张伟虽然话少,但是说话很有条理,做事情也比较细心。从那天开始,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,本来我们车队年轻人也很少,这使我们走得更近了。张伟年长我六岁,我从那天开始叫他哥哥。

「四」

我的大客车漆掉了又刷上,刷上又掉,它渐渐地变旧了,我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我二十四岁那年春天,父亲再次发出脑出血,安静地走了。家里没有了顶梁柱,顿时乱做了一团。姐姐那一年考上了研究生,母亲的小摊市场动迁,要添上不少钱才会有个经营的摊位,没办法和大姨和三姨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合作经营。无形中,我的收入稳定了家里的动荡状态。

汽车公司承包改革,是九十年代的亮点,三人包一台车,抢时间、多拉人、提高企业效益成了大家努力的方向。那一年,张伟主动提出和我一组;那一年,他跟我说,他一直在等着我长大;那一年,我苦涩的日子里有了一丝曙光,那就是一直站在我身后的他,支撑着我坚强地走下去。

因为没有儿子,母亲在和阿姨和大姨合作开的商店里总是受气,等我申休过去,她们又对我像亲人一样,我更是没办法张口。

张伟那年已经三十岁了,他的母亲为了他的婚事急白了头发,不得以他才和家里公开了我们的关系。

“小伟,按理说,乔雅是个不错的女孩。可是乔师傅一去世,她们家的日子太难了,姐姐念研究生,她妈妈在摆摊,你以后去扛房梁啊,妈舍不得,你看燕儿对你多好,一直在等你。”他母亲第一句话就代表了她的态度,两个字,反对。

张伟愣愣地看着母亲,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,其实爱没有条件,很简单地就爱了。只是,母亲心脏一直不好,他不想让母亲担心和生气。他用沉默代替了回答,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

张伟第二天还没到单位,我就接到了通知,和陈师傅又分到了一个班组。我知道,这应该是张伟的父亲在转达他们的意见,我的心瞬间沉进了谷底。每个车组都是两个司机,一个售票员,离开了张伟,我觉得自己瞬间没有了工作的激情。下午四点收车时,张伟在大院里等着我。

“小雅,晚上我们去看电影吧。票,我已经买好了。”我看着他微笑的脸,一时间很是无措,我轻轻地地点了一下头。

张伟一直在安慰我,或许时间能冲淡母亲的偏见,他跟燕儿在一个大院里长大,但始终当她是妹妹,可能燕儿一直想嫁给他,让他母亲有了执着的想法。

花开花又落,我们的情感依旧胶着在一起,没有结果。母亲和大姨的合作宣告结束,可是,大姨说经营亏损,母亲开始投进的钱也没拿回来,这无疑是我们艰难的日子雪上加霜。母亲

避免婚姻危机的方法

很多人说,婚姻就像做菜,没有勺子不碰锅沿的。

爱情是天真的,婚姻是现实的。浪漫是天真的,矛盾是现实的。一切美好生活的愿望都是天真的,一切生活难题的尴尬都是

现实的。——人的一生,时刻处在天真和现实的左右为难中。

首先要了解男性的心理,在对待分歧的问题上,男人总比女人执拗。

有些时候,男人有孩子般的

任性,尤其在他最可信赖的女人面前。也许明知道自己会错,面对她的反对意见,也会执拗的坚持。这个时候的男人,心里憋着一股气,如果逼他说放弃,会伤他的身,也会伤他的心,最好的办法,是想办法去化解。

第二,遇到分歧,不要在第一时间说“不”。适当的使用思维干

扰方法,暂时的把之前造成分歧的那个问题冷冻下,有意识的去引导他先去做一些夫妻双方可以愉快的达成共识的事情,当这些事情做完,夫妻二人的默契程度和对彼此的信心会有个飞跃式的提升,这时候再把之前有分歧的问题拿出来,会更容易解决分歧。最后,良好的夫妻关系,不

是火热的激情,也不是温暖的亲情,应该是互相理解的友情状态。这个状态下,双方最容易敞开心扉,这是最舒服的男女相处模式。

男人这一生,总在寻找另一个“母亲”的怀抱。先给他母性的宽容,而后,他才能还你父兄般的宽厚!